

荷塘

□ 晓光



八月南湖公园荷塘里的荷花，是夏日里最动人的风景。风一吹过，满塘的荷花便轻轻摇曳，带着荷叶的清香扑面而来。水珠在荷叶上滚动起来，偶尔跌落在花瓣上，顺着纹理滑进水里，溅起一圈圈细碎的涟漪，惊得藏在叶底的小鱼摆着尾巴游向深处，只留下半片的花瓣。有的刚开了一半，花瓣半卷着，像羞涩的姑娘，悄悄探出头打量着周遭，嫩黄的花蕊在风里轻轻摇晃，引得蜻蜓总爱在旁边盘旋；还有的已全然绽放，硕大的花瓣舒展着，白的像雪，粉的像霞，层层叠叠铺展开来，远远望去，就像绿波上漂着朵朵彩云。清晨的荷花形态饱满且带着露珠，而雨后或是傍晚夕阳下也别具韵味，将夏日晕染得如诗如画。

(作者系龙泉西里社区工作人员)

再见葛庄兵营

□ 郭兆余

8月23日，儿子提议上迁西县花乡果巷摘梨去，前几年去过，那里雪花梨确实大、体圆、皮薄肉厚、色泽诱人、汁多味甜，本来家里装修不想去的，为了不使儿子和小外孙(大姨家的孙子)扫兴，特别是儿子说不用你开车，你坐车赏景，便愉快地去了。

一路上，小外孙不是调皮捣蛋，就是说些童言无忌的话，我很喜欢这种氛围，平时工作忙，难得有这样的心情。到了花果巷，采摘还没到季节，既然来了，也不能白跑一趟，选了最近的挂山景区，有瀑布、溪流、仙人洞，景色不错，游玩不多，玩了两个多小时。

返程时，说起我当年在葛庄兵营往事，儿子说你也带我们去看看，趁兴头，我说咱们现在就去，一说是去兵营，小外孙高兴至极。

葛庄兵营位于唐陵公路旁边，1987年春，我们在此集训了3个多月。葛庄是唐山市滦州市榛子镇的一个村，看见榛子镇大门楼，我就指使儿子往里走，导航提示走错了道，儿子埋怨我指路，正准备调头时，看見了一座拱形石桥，这便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拱桥“承流桥”，始建于三国时期，比赵州桥还要早380年，在唐山工作生活了39年，多次经过这里，我也是第一次目睹它的芳容。

终于，导航提示“即将到达葛庄”，我赶紧睁大眼睛盯着道路左侧——远远望见那座熟悉的水塔时，心里猛地一紧，到了，这就是葛庄兵营的方向。从公路左转约100米，就到了兵营大门，两侧墙上“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”八个字虽有些褪色，却依然透着当年的精神气，像是在无声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热闹。

大门紧锁，无人值守，入院去，好在铁门缝隙挺大，不胖的身躯被挤夹勉强钻了进去，儿子和小外孙也麻溜跟着后面钻了进来。

兵营很大，曾经住着一个团的编制。1985年大裁军后，归属了二十集团军高炮旅，驻扎着高炮旅四营，也是每年新兵下连后炮兵、通信兵驻训的地方，我是无线报话员，跟有线兵同住四营十二连。

葛庄兵营条件艰苦，没有暖气，炉子烧不热。春寒料峭，一床被子，一件被多少代士兵穿过的破旧大衣，根本无法抵御寒风的侵袭，睡觉只能不脱衣服，再盖上垫的褥子，轮到大门口值班站岗，有的战友甚至裹着被子御寒。

我至今记得有一次半夜站岗的经历，那天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，凛冽的寒风刮过树梢，“呜呜”作响。房门四面漏风，站在里面，脚冻得发麻，只能不停地跺脚，搓手，哈出的白气刚飘到眼前就散了，远处传来一阵铃铛声，叮叮当当地顺着风飘过来，我不知不觉就哼起了“送战友，踏征程……耳边响起驼铃声”，歌声混着风声，竟让寒夜里多了几分暖意。

如今再走进营房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人揪心一下，杂草从砖缝里钻出来，长得比人还高，到处是一片荒凉。我们拨开半人高的草，一步步走到当年驻训的十二连营房，屋顶的瓦片掉了好几块，门窗早就没了踪影，吊顶的石膏板碎落在地上，看得出来，高炮旅编后，陆续有其他部队来，最后驻扎在这里的是70师高炮团，这些装修的痕迹，该是后来者留下的。

踩着碎木屑往里走，记忆突然就回到了1987年的初春。那时我们的班长是天津人，一口津腔听着格外亲昵，跟战士们处得像兄弟，平时最爱闹着玩，其中最“热闹”的就是互相扒裤子。每次轮到我，我都提前把裤带勒得紧紧的，再使劲憋住气，想让他们“无从下手”，可不管我怎么反抗、怎么挣扎，最后还是会给大家闹着扒下裤子，军营里的笑声能传出去老远。

如今再走进营房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人揪心一下，杂草从砖缝里钻出来，长得比人还高，到处是一片荒凉。我们拨开半人高的草，一步步走到当年驻训的十二连营房，屋顶的瓦片掉了好几块，门窗早就没了踪影，吊顶的石膏板碎落在地上，看得出来，高炮旅编后，陆续有其他部队来，最后驻扎在这里的是70师高炮团，这些装修的痕迹，该